



語 錄

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的基本保證。

李紹祖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25 期 20-6-1969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本期 9 版

10 分

M.C.(P) 1011 B.N.

馬來亞的重歸統一

〔編者按〕

——李紹祖

本文是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基於黨的政治立場和基本綱領，作為粉碎敵人的「分而治之」政策，促進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而草擬的。

為了讓同志們明瞭在粉碎偽「馬來西亞」反掉偽「星加坡共和國」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同時，特別強調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精神實質，所以我們特別於此刊登，以為同志們研究、批評和提意見。

馬來亞的重歸統一

社陣是一個馬來亞的政黨。因此，她的各種政策就包括着整個馬來亞，而且，也為着整個馬來亞人民的基本利益而擬定的。她的現階段鬥爭目標是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
為什麼要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島）呢？

為什麼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島），要作為現階段鬥爭的一個目標呢？因為我們都是馬來亞民族，因為我們都是馬來亞人；而且，因為在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以及戰略上馬來亞都包括星島；新加坡島僅僅是我們的祖國馬來亞的一個部分。雖然，英帝在當地反動派的協助下，大幹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政策，但是，在重大問題上，他們仍然在實踐上承認馬來亞（包括星島）是一個單位、一個整體，而不是二個單位、二個整體。儘管，他們經常裝模作樣的高聲叫囂馬來亞不是一個單位，而且，也經已進行了好多不同的方法，妄圖在行政上切開馬來亞，從而方便其推行「分而治之」的可恥政策，可是，實際上，他們自己的各種政策是經常基於馬來亞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原則而制定的。

一百多年來，英帝都是通過一個總督統治着馬來亞（一般上駐在星島），一個時期稱為「海峽殖民地」，後期又改為「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非馬來聯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殖民主義者決定改變策略，他們決定把大陸改為一個「馬來亞聯邦」，而新加坡島當作隔開的一個殖民地，以分別加以統治。一九四八年，他們又把「馬

來亞聯邦」這個名字改為「馬來亞聯合邦」。然後，他們又積盡所能的推行另外一種「分而治之」的方式，從而使馬來亞廣大人民忘記他們的民族意識，忘記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英帝的新花招就是：在一九六三年，他們把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合併起來，製造一個新的，人為的單位「馬來西亞」。然後，在一九六五年，當反對「馬來西亞」的浪潮普遍高漲的時候，當各個反動集團之間的矛盾演變的異常尖銳的時候，美英帝於是再一次把新加坡島從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而製造了偽「新加坡共和國」。打從那個時候開始，美英帝便在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極力合作下，加緊幹其「分而治之」新方式的無恥勾當。於是，一連串的、各種各樣的長堤檢查便開始實施了。因此，擺在黨和人民面前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開展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早日重歸統一的鬥爭。

在開展我們的各項任務當中，我們經常的政策聲明中、在我黨的黨報上——中、英文「陣綫報」，刊登和宣傳我黨的立場和當前的鬥爭目標。我們堅決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和偽「新加坡共和國」。我們堅決暴露偽「馬來西亞人的國家意識」和偽「新加坡人的國家意識」。我們堅決杯葛偽「馬來西亞國會」和假「馬來西亞大選」，同時，也堅決杯葛偽「新加坡國會」和假「新加坡大選」。

但是，這還做得不夠。正當越來越多的人民支持黨的各項政策，同意黨的當前鬥爭目標是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時候，我們認為，我們大家並沒有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給予適當的注意。一部

分人民甚至不了解，也看不出爭取星島和馬來亞大陸重歸統一的鬥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爲什麼重歸統一是重要的、迫切的？

那麼，爲什麼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是重要的、迫切的呢？

它之所以重要與迫切，都是因爲我們面對着一個狡猾的、殘暴的，具有四百年殖民地“分而治之”的經驗的敵人。目前，敵人是極盡所能地在我們的鬥爭道路上輔設越來越多的障礙物。如果，重歸統一延遲的越長久，那麼，我們就會面對越多的困難。相反的，如果重歸統一實現的越早，那麼，在我們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就會碰到越少的困難。 //

重歸統一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也可以從下列的因素中略窺一二：

／樹立馬來亞人的意識概念

拉曼李光耀傀儡爲了徹底的投靠美英帝，全面的爲“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政策服務，它們是竭盡所能地要在人民當中剷除馬來亞的國家意識，妄想用僞“馬來西亞的國家意識”和僞“新加坡的國家意識”來取代它的位置。於是，學校里的年幼學童要出席所謂“升旗禮”，要宣讀“效忠”誓，要唱所謂“國歌”，早上上課前如此，下午放學前也是如此。所有學校課本的草擬和選用，都是基於一個目的，那就是：要使廣大學生忘掉我們的祖國是馬來亞。通過經常舉行的所謂“國慶日”、“團結周”、“國語周”等等的運動，通過由傀儡當局一手控制的宣傳媒介——廣播電台、電視台、報紙，通過公民權的條例和移民的限制，通過在長堤的嚴厲檢查，比如當地的報館就是把同一天的報紙依新加坡島、馬來亞大陸北部和馬來亞大陸南部分別加以印刷和發行，反動派妄想通過這一切的卑鄙行徑，模糊人民的視線，使人民忘掉他們是馬來亞人，而以爲他們是所謂“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

如果，讓反動派繼續進行這種骯髒的陰謀詭計而我們不採取適當的步驟去反擊它，那麼久而久之，極端危險的局面就會出現，越來越多年青的、容易受感染的學生就會完全被反動派的宣傳所影響。這一來，就意味着在我們的鬥爭中，在建立真正的馬來亞國家意識的鬥爭中，增加了越來越多的困難。這也將破壞馬來亞人民的團結，延遲重歸統一的實現，而且也將放慢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步伐。因此，加緊以及廣泛的在人民當中宣傳以及貫徹他們是馬來亞人，而不是所謂“馬來西亞人”，也不是所謂“新加坡人”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迫切的。

徹底消滅“新加坡主義”和“馬來西亞人主義”。

除此之外，我們也堅決須要在人民當中打擊、剷除以及消滅一切傾向於接受僞“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或者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的錯誤思想。在重申、鞏固和貫徹黨的各項政策的過程中，

黨已經和各種形形色色的分裂主義的觀點展開無情的、堅決的鬥爭。儘管，“煽動”支持“退出大馬”的錯誤口號的錯誤思想，經已被全面的、徹底的批判與唾棄；儘管，那麼極力擁護承認“新加坡共和國”的敵人代理人，好像陳辛、高棋生、蔣清潭之流等，經已被全面的、徹底的暴露；然而有一部分人在這個馬來亞的意識問題上模糊不清，他們繼續以爲“新加坡的獨立”僅僅是“不完整”而已，而他們認爲，重歸統一的首要步驟，就是首先爭取所謂“新加坡的完整獨立”。這也就是爲什麼有一部分人就在這個錯誤的思想，反對我黨的杯葛“新加坡國會”的鬥爭路綫。

由於這個錯誤的思想分裂了馬來亞人民的團結，以及在客觀上幫忙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這個思想必須全面的、徹底的加以唾棄和消滅。我們認爲，按步就班的開展重歸統一的鬥爭，將不僅有助於消滅這個錯誤的思想，而且，也必然加速馬來亞民族解放的早日勝利。

也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們口口聲聲自稱爲“反殖民主義者”；但是，他們也自稱爲所謂“馬來西亞人”，他們把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憲法”形容爲一部“神聖”不可侵犯的聖章。他們甚至捶胸踏地、大叫大嚷的要“保衛馬來西亞”。這些人就是有意或者無意的幫忙了反動派推行其“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如果，我們一心一意地要建立起真正的馬來亞國家意識，那麼，人民必須剷除和消滅一切形式的“馬來西亞人主義，他們必須常常記住他們是馬來亞人，不是所謂“馬來西亞人”，也不是所謂“新加坡人”。在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留學的馬來亞廣大學生，在痛击傀儡當局妄圖把他們分裂爲所謂“馬來西亞學生”和所謂“新加坡學生”的陰謀上，已經樹立了一個很好 很好的榜樣。那麼，馬來亞的人民也應該同樣的击垮和消滅“馬來西亞人主義”的一切形跡，協助击潰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

2.在馬來亞人民中提倡民族團結

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極力的要消滅馬來亞的國家意識，以及使人民忘記他們是馬來亞人。與此同時，它們也展開越來越瘋狂的種族性宣傳，企圖在馬來亞人民的各族之間，製造相互不信任、成見和恐懼。

爲了貫徹它們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帝經已把馬來族的馬來亞人，移進所謂“移植區”，和其他的馬來亞人隔絕開來。它們也竭盡所能的把整個不同族的馬來亞人，配進不同的工業企業工作。各個不同族的教育也受到萬般鎮壓與隔絕。反動派也把廣大人民分爲公民和“非公民”，並進一步把公民分爲各個不同的等級，把所謂特別的“權利和優先權”給某些人民，而却剝奪另外某些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它們一方面壓迫人民，另一方面却編織各種各樣的謠言，妄圖在各個不同族之間製造互

不信任，從而掩蓋馬來亞廣大群眾的貧窮是由美英帝、是由外國壟斷資本的剝削造成的事實。

在一九四八年，當英帝把新加坡島硬硬的從馬來亞大陸分隔開來的時候（馬來亞大陸被命名為馬來亞聯邦），它們便廣泛地在馬來亞人民的頭腦里施放有毒的謠言，說什麼星島從馬來亞大陸分隔開來就是要防止在馬來亞大陸的馬來族——的馬來亞人被在新加坡的華族——的馬來亞人所“統治”。今天，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不僅利用宗教，麻痺人民的思想，同時，也處心積慮的要弄各種各樣的騙局，好像所謂“國語”、“國立學校”，“土著民族”，“國立大學”，以及高喊各種各樣動聽的口號，好像“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等等，極力的在馬來亞人民的各個不同族之間鼓動起狹隘的沙文主義情緒。爲了在人民中煽起種族的恐懼，反動派甚至定期的在各個不同族之間挑起種族的衝突。一九六四年在新加坡島，一九六七年末、一九六八年初在檳城和馬來亞北部及最近在偽“馬來西亞大選”後在吉隆坡和整個馬來亞大陸所發生的種族性的衝突，就是最具體的証據。李光耀傀儡推行“工作准証”，並威脅要解僱在新加坡工作的“馬來西亞人”；接着，拉曼傀儡也實行反威脅，叫囂也要解僱在馬來亞大陸工作的“新加坡人”，這種局面的出現，再一次地把種族緊張的情緒引向一個高度爆炸性的地步。

今天，種族性的宣傳還是緊密的、瘋狂的進行着，特別是日前拉曼傀儡和椰加達的種族主義分子蘇哈多集團密切合作的時刻，種族性的宣傳交織的更加的猖獗。今天，有關“椰加達——吉隆坡船務公司”，以及“椰加達——吉隆坡邦聯”的談論，正普遍地流傳着，有關“馬非印”的談論，目前也由“馬印”聯合設立拼音制的談論所取代了，等等。拉曼達立報告書，以及不久前被提出的亞茲教育報告書，目的就是準備借口，以全面鎮壓馬來亞各族的教育。

自從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從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之後，帝國主義報章並沒有停止把新加坡形容爲一個所謂“華人的城市”，甚至是所謂“第三中國”的論調。它們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混亂人民反美英帝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視線。因此，只要人爲的障礙在長堤上存在的一天；那麼，種族緊張的導火綫就將繼續的存在，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就時時握有挑起種族衝突的輕易機會。

這種局面的可能性，從不久前在馬來亞大陸舉行的偽“大選”得到再一次充分的證明。正如在過去一樣，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僕從裝扮成敵對的“候選人”，在馬來亞人民各族間，挑起狹隘的沙文主義情緒，以及煽起互不信任和恐懼的對峙局面。在“大選”期間，各式各樣的威脅與恐嚇、暗示和反暗示，說什麼如果某族集團或某政黨中選而組織“政府”，就會出現所謂“悲慘的局面”，等等反

動的、種族性的論調，一再的、反復的大叫大嚷。它們處心積慮的這樣做，目的就是當馬來亞廣大人民迅速覺醒、拋棄對偽“議會選舉”的一切幻想，當廣大人民最迫切切須要戰鬥團結，以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共同鬥爭的時刻，它們便乘機而入，分裂馬來亞廣大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檳島出現的杯葛大選的事件，再次被反動派迅速的歪曲、而轉變爲一場“種族的衝突”，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增長種族的緊張，從而爲傀儡當局提供一個方便，以鎮壓人民的鬥爭。

在偽“馬來西亞大選”揭曉後，隨着聯盟的失敗，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就加速地製造在吉隆坡發生的種族性衝突，造成千百人民的死傷和無數財產的嚴重損失，以及爲整個“馬來西亞”變成一個種族的、軍事的法西斯獨裁專政統治輔路。

// 昭然若揭的，帝國主義一手製造的種族緊張局面將必然被反動派所繼續利用，以阻撓馬來亞人民中各族之間的戰鬥團結，以及延遲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馬來亞重歸統一，以及在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過程中，階級的團結將必然更加容易加強，大力開展共同鬥爭，反對共同敵人——美英帝，將必然會慢慢的打破各族間的屏障，人爲的成見與恐懼將必然會慢慢的消除。因此，重歸統一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剷除強加於人民頭上不必要的痛苦。

由於美英帝的壓迫與剝削的結果，馬來亞廣大人民經已遭受着各種各樣的、無法申訴的痛苦與困難。自從新加坡從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之後，自從實施了長堤檢查和“移民”控制之後，廣大人民群眾所遭受的困難和痛苦便直綫上升，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儘管，成千上萬的人民是在馬來亞出生，而且又是真正忠於馬來亞的愛國人士，但是，他們却被無理的、強蠻地劃入爲所謂“無國籍的非公民”。他們不僅被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被傀儡政權剝奪了居住及其他的基本權利。同時，他們的基本權利和旅行自由也被剝奪殆盡。這個結果出現了：無數家庭轉瞬間被分散了、夫妻無法相會、父母子女不得重逢、兄弟姐妹不得見面。那些居住在馬來亞大陸的人民，不能自由地進出長堤，以探慰在新加坡島居住的親人；反過來說，在星島居住的人民也不得自由的進出長堤，以探慰在馬來亞大陸的親人。儘管，廣大人民提出了無數基於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觀點的控訴，傀儡當局仍然無動於衷，不採取任何放鬆移民控制，以及恢復自由進出長堤的行動。廣大青年學生的旅行，以及在學校和大學讀書的自由權利，也遭到了極大的限制。

緊接着，傀儡當局又實行了所謂“工作准証”。這一來，成千上萬的人民又被剝奪了工作的自由，做小販和做小生意的自由，當德士司機或者羅厘車司機的自由，同時也斷絕了做任何其他工作的基

本權利。這就意味着，反動的傀儡政權打破了成千上萬的人民及其家人的生活飯碗，增加了他們既有的痛苦。

尤有進者，傀儡當局還在長堤施行了形形色色的苛捐雜稅，關稅以及打制。這也意味着，廣大人民群眾必須購買價格更加昂貴的糧食和日用品。當地產品必須基於更不平等的地位上和外來輸入品競爭，使當地商家做生意更加困難。

// 廣大工人、小販、德士司機、學生、本地商人以及馬來亞的廣大人民群眾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將必然與日俱增，越來越惡劣、嚴重。早日的重歸統一必然會把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必要的麻煩逐漸消滅，必然會減輕人民的痛苦。 //

♀ 建立一個真正的民族經濟。

馬來亞的經濟是一個落後的、畸形的經濟，是一個殖民地式的經濟。在英帝統治下的歲月里，特別是今天，馬來亞已經成為英帝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廉價原料的供應地，而且也是英國工業的產品和制成品的獨佔市場。馬來亞的豐富自然資源，比如橡膠、錫、木材、棕油，等等（近海油田的探採今天正緊鑼密鼓的進行着）全部都輸出國外，供應美英壟斷資本的重、輕工業的需要；它們並不是供應馬來亞內的工業的需要。其實，在馬來亞一些真正可以利用豐富資源的工業是屈指可數的廉價的原料輸出去，價格昂貴的制成品輸進來，反動政權是多麼的反動、卑鄙、無恥啊！還有，廣大的土地等着去開墾、去種植；但是，農業却被歧視、被冷眼；每年都得從外國運進大量的稻米，以供人民之需。

由於馬來亞出產的原料並不供本地的製造業所消費，而是輸出至國外；由於，必須的食糧與機械並不在本地製造，而必須從國外輸入；因此，馬來亞的畸形經濟就發展的越來越依賴於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依賴美國與英國，從而為馬來亞的橡膠、棕油、錫等等提供必須的市場，以及供應必須的機械。每當一次經濟的不景氣猛擊美英的時候，馬來亞物產的國外市場就遭受巨大的影響和打擊，而馬來亞的經濟也受到相對的緊縮和波動。既然，美英帝是面對着經常的、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與貨幣的危機；既然，美英帝是慣常的、極力的把越來越重的担子強推在殖民地人民的身上；那麼，原料（好像橡膠、棕油、錫等）價格的跌落、輸入的機械及其他日用品價格的升漲，這種趨勢是越來越明顯、必然的。

這種趨勢的出現，就必然產生一個結果，那就是：馬來亞人民被剝削的深度必然加倍。所有馬來亞廣大工人的血汗和勞動所創造的財富，都點滴的流出馬來亞，去養肥外國壟斷資本家，特別是美英壟斷資本家。在美英帝及拉曼李光耀傀儡的殘暴統治下，本來是能夠富強和發展的國家，就淪為貧窮和落

後的國家了。僅僅在過去的幾年里，馬來亞千百萬的外匯就在不平等的貿易中白白的損失。與此同時，每當建造一座發電廠、水壩，或者是一個海港，傀儡政權就得向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以及其他美帝控制的金融機構，借貸數額龐大的資金。於是，僅僅在利息方面，每年就須付出數億元多。

這一切的一切，再再清楚的描繪了馬來亞殖民地型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清楚的闡明了絕大多數的馬來亞人民在貧窮中掙扎的原因。好多的漁民和農民，每月賺不到卅到五十元的入息，失業的浪潮急速的蔓延，局面是發展的越來越險惡、越水深火熱了。

儘管，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高談闊論，說什麼提倡工業化，以解決失業的危機；但是，美英帝並不批准在馬來亞推行真正的工業化。建好的工廠僅僅是裝配廠而已。實際上，它們都是從國外輸入做好的零件，而在本地的廠內加以裝配；汽車、腳踏車、摩多單車、雪櫃等，都是在馬來亞裝配的；甚至，啤酒廠和汽水廠也得採用輸入的、做好的原料呢！外國投資家只是利用“新興工業的地位”和各種方便，從而在馬來亞廣大人民的痛苦上，撈取更大的利潤。

隨着星島從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之後，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面對着的經濟困難，就已經增加不知多少倍了！新加坡以它優良的、天然的碼頭，一路來，就是資源豐富的馬來亞內地的集散港口。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是相互取長補短、相互依持，是一個經濟單位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現在，他們却成為競爭對手、死對頭了！吉隆坡和新加坡都彼此互相競爭，向外國壟斷資本提供最佳服務，以爭奪它們在馬來亞大陸和新加坡島設立裝配廠。為此，它們建立了現代化的工業區，提供了夢想不到的免稅和其他的獎勵。可是，在新加坡島或者在馬來亞大陸並沒有真正的工業化。好多由本國專家設立的小型工廠，甚至是和外國資本合作的“聯合企業”，却遭到可恥的失敗。在長堤三三三實業公司，專門對付本地制成品和當地產品的關稅和打制，對真正的馬來亞產品和從外國輸入的貨物競爭上，經已造成了重重的困難。只有大壟斷資本壟斷其利、掠奪了龐大的利潤——他們掠奪了廉價的馬來亞原料，廉價的勞工，以及霸佔了馬來亞的市場。馬來亞的經濟照舊保留為一個殖民地式的經濟，失業的浪潮越來越汹涌澎湃，幾十萬人民三天美和三天美元的窮困中打滾，農業照舊沒有發展，其實，只要新加坡仍然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的一天，只要美英帝仍然把一個統一的經濟整體分割成互相競爭的組成部分的一天，馬來亞的經濟就仍然無從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在傀儡當局的爭相壟斷下，一些裝配廠建立了，也可能建立一些簡單的工廠，仿造一些和輸入品相似的消費品，新加坡也可能成為一個旅遊、交通、通訊儲藏以及美英的工廠。它也

繼續成爲美英帝的一個僞裝起來的軍事基地，機場以及飛機場繼續完全在美英帝的掌握下。“不在此種情況下，馬來亞掉進外國壟斷資本爛泥坑裏去，將必然越陷越深、無法自拔、無法自立。

爲了能夠實現一個真正的民族經濟——實行自

主，不依帝國主義國家經濟的向上、向下發展的軌跡，朝氣蓬勃，以及貫徹一個統一單位，而不是分裂成兩個相互對抗性的組成部分；爲了能夠實現一個進步的經濟——能夠解決失業的危機，真正爲馬來亞人民的利益服務，我們認爲，要實現上述三點，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的重歸統一，儘早的重歸統一是完全有必要的。在新加坡島上具有商業、通訊上及交通設備的海港，必須爲資源豐富的馬來亞大陸內地服務。在馬來亞大陸內地出產的一些豐富資源，可以供應設在新加坡島海港的一些工業。爲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整個發展而擬定的統一、整體的計劃，必然會給居住在長堤兩岸的人民帶來共同的、巨大的利益。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組成部分，必須被統一起來，成爲一個經濟整體。這個目標的越早實現，對馬來亞人民就越有利。因此，馬來亞 儘早的重歸統一是非常重要的。

5. 加速推展民族解放的鬥爭。

實現新加坡與馬來亞大陸重歸統一的鬥爭，就是反對美英帝的“分而治之”的鬥爭，就是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在把新加坡島從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的過程中，美英帝及其拉曼李光耀僕從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分裂馬來亞人民的反帝力量，就是利用這些力量推行共同的政治任務，從而弱化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爲了達到這個可惡的目的，傀儡當局便橫蠻的實行“移民”控制，實行長堤檢查，以百般阻撓長堤兩岸的反帝政黨和組織之間的聯系和合作。黨的機關報「陣綫報」被禁止運入馬來亞大陸，好多進步的學生和工人被“驅逐”，而且被永遠禁止橫跨長堤。在新加坡島的各種活動和鬥爭的消息不得在馬來亞大陸的報章上報導；在馬來亞大陸的一些鬥爭消息，也同樣的不得在星島報章報導。與此同時，反動政權却僱傭了所謂“專家”和挑撥離間代理人，去誤導和分裂馬來亞的反帝力量，破壞馬來亞民族解放的鬥爭和發展。

當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極盡所能的分裂國家和人民的時候，它們却在軍事上和戰略上以整體的方式統治馬來亞。“內部安全”在內容上是泛馬性的。三對付政治對手和進步組織上，新加坡島的政治部和警察便和吉隆坡的充分的合作。拉曼李光耀傀儡自己聲稱，馬來亞的“防務”是不可分割的。雷達制度和“聯合空防”也包括着整個馬來亞的範圍——從南端的新加坡島，延伸至北部的檳城和北海。泛馬性的移民控制，一般上目前仍然照舊實行。

隨着新加坡從馬來亞大陸的分割開來，馬來亞

廣大人民的窮困和痛苦，已經普遍的、大大地增長，人民的一切基本民主權利已經被摧殘殆盡，大批反帝愛國志士遭任意逮捕和監禁，有些已經被監禁了達十八年之久，好多政治被拘者和工人被殘暴的毆打，廣大人民生活在威脅、恐嚇和白色恐怖之中，大批青年被強迫當炮灰。馬來亞（包括星島）的

各個角落，到處布滿着不滿和反抗的氣氛。

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反帝鬥爭必然會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洶湧澎湃。在反對美英帝及拉曼李光耀傀儡的鬥爭中，馬來亞人民須要團結和合作，團結就是力量。如果人民被分割開來，被弱化了，那麼，帝國主義及反動派就可以輕易的鎮壓人民的鬥爭。反過來說，如果馬來亞人民的團結是牢固的，鬥爭的合作是緊緊的，那麼，鬥爭必定勝利。重歸統一和撤消長堤的檢查，無疑的，將立即減輕馬來亞人民的負擔。它也意味着，被拆散了的家庭的重新團聚，“工作准証”的撤消，自由的進出長堤，取消關稅、固打制和各種苛捐雜稅，爲人民群眾提供較便宜的貨物和生活費用，恢復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的基本權利。事實上，重歸統一將大大的加速美英帝及拉曼李光耀反動政權的滅亡，加速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 鬥爭的早日勝利。因此，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是人民的一項重要的、迫切的任務。//

6. 正確地執行我們的政治立場和我們黨的基本綱領。

其實，爭取馬來亞統一的運動就是正確地捍衛我們的政治立場和正確地執行我們黨的基本綱領。爭取馬來亞的統一就是我們爲粉碎僞「馬來西亞」反掉僞「星加坡共和國」，爭取當前的鬥爭目標——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根本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革命實踐的第一步。

但是，當我們繼續開展這個鬥爭的時候，我們也是實際的和充分的理解到，在人民中仍然有相當的部分和階層的群眾受到反動派的壞影響，而不能完全同意黨的整個政策。可是，由於某些原因，這些群眾也希望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早日重歸統一。比方說，那些在長堤兩岸有親戚聯系的人，那些渡過長堤工作的人，那些來往長堤做生意或者是工作的人（好像德士司機、羅厘車司機、小商人），那些在長堤彼岸有生意聯系的人（好像工廠、橡膠園、棕油、黃梨園、船務、魚行），那些在長堤彼岸有教育上和文化上關聯的人，那些在長堤彼岸有政治聯系的人，以及其他各種有關聯的人民，他們都希望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早日重歸統一。而且，他們也準備接受一種和我們提出的真取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相當不同的重歸統一。

二。

如果我們能夠團結那些希望重歸統一的人民，那麼，我們就能夠和他們組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綫

，就能够和他們站在一起為共同的目標開展聯合鬥爭。長堤兩岸的馬來亞人民的爭取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的重歸統一，而在一個廣泛的陣綫上提出一個普遍的要求，將必然有助於击垮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各種陰謀詭計，必然會大大促進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目標的早日實現。

小 結

為了反击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罪惡陰謀，為了提高人民的馬來亞民族意識；為了促進馬來亞人民的各族間的戰鬥團結；為了剷除反動派的長堤檢查而強加在人民頭上的一切不必要的痛苦；為了促進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以及，加強及提高民族解放的鬥爭，我們認為，開展一個爭取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早日重歸統一的這切性鬥爭，是完全有必要的。

早日重歸統一將有利於馬來亞的一切被壓迫與被剝削的人民——工人、農民、漁民、小販、德士司機、學生、民族商人，以及特別是那些無職業和無土地者，那些被“驅逐”和沒有永久居留下來者，以及那些被稱為“無國籍的非公民”。對於這些人民來說，重歸統一就意味着在生活上出現新的機會。

那些遭受不利的、必然反對重歸統一的人，就是美英帝及其隨從。它們妄想繼續剝削馬來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剝削龐大的人力後備軍，它們是殺人不少眼的吸血鬼，它們希望通過“分而治之”的卑鄙手法鎮壓馬來亞人民。

但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一切陰謀必然

遭受徹底的失敗。馬來亞人民覺醒了，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日益澎湃澎湃，日益滾滾向前。爭取重歸統一是我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必然大大的促進我們把這個鬥爭進行到最後勝利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日子，是不會太遠了。

社陣將採取什麼步驟實現重歸統一呢？

把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是美英帝硬硬的強加於人民頭上的，是美英帝幹的坏事。因此，重歸統一的實現，唯有通過堅決的、廣泛的反對美英帝的統治，反對“分而治之”，以及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為了使我們能善組織和動員廣大人民，實現擺在我們前面的重要任務，我們提出下列的初步工作：把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作為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2 在人民群眾當中廣泛的宣傳黨的各項政策，而且，喚起他們積極支持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暴露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一切罪惡陰謀，以及揭露馬來亞人民由於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結果而遭受的痛苦。

3 暴露反動派提出的一切形式的種族性宣傳，以及一切形式的種族性歧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竭盡可能的開展堅決具體的活動，提高及加強馬來亞人民的各族及各階層之間的戰鬥團結。

4 以爭取重歸統一作為我們群眾鬥爭口號的不變與中心的主題。群眾鬥爭包括大會、辯論會、聲明、傳單、宣傳手冊、標語、符號、口號、示威，等等形式。

認真落實政策 奪取更大勝利 為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而鬥爭

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鼓舞下，一個規模空前而又扎扎實實的斗、批、改革命群眾運動，正在深入開展，勝利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令人振奮的豐碩成果從各個方面不斷湧現出來，充分顯示了廣大革命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顯示了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的巨大威力。

我們正在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認真學習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認真學習中國共產黨章程，決心為實現“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而奮鬥，搞好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

林副主席報告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教導：“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一小撮敵人。

我們深深感到：這個最新指示，從階級本質上深刻地說明了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的基本思想，對於正確執行政策，亮、鬥、攻、改，有極其巨大的指導意義。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群眾指明了出路，指明了奮鬥的方向，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這樣做，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一小撮反革命的復辟派的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最集中地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反映了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是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強大思想武器，是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

人民群眾克敵制勝的強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早在卅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傾向作鬥爭，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綫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的政策，就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具體體現。實踐證明，貫徹和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充滿了兩個階級、兩條路綫、兩種世界觀的嚴重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復地同右的、“左”的錯誤傾向的鬥爭中前進的。

爲了鞏固並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並且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好斗、批、改，認真地、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各項具體政策，把運動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爲此，就必須堅決地同一小撮破壞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階級敵人作鬥爭，同來自我們隊伍內部某些人違背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各種錯誤傾向作鬥爭，還必須糾正某些同志由於對毛主席的政策理解不深，認識不足，執行不力的現象。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刻，毛主席的各項政策越是落實，敵人就越加孤立。在這種新的鬥爭形勢下，一小撮階級敵人垂死掙扎的噴血反骨，就是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千方百計惡毒不和干擾我們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政策，誘使我們在政策上犯錯誤。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打擊面，以擺脫他們被重重包圍的境地，達到他們積蓄力量，窺視方向，伺機一逞陰謀，這樣的事例難道還少嗎？如果我們對於階級鬥爭的這個新動向，認識不足，掉以輕心，就要上大當。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修正主義修正主義路綫，就曾經以極右的和形“三”實右的兩種形式出現。一切右的或“左”的錯誤，都給我們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而在某些時候，極“左”的錯誤思想比之右的錯誤思想更爲迷惑群眾。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至今還沒有認識到它的危害性。

形“左”實右或寧“左”勿右的集中表現，是政策上的區別對待，這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

沒有區別對待，就沒有政策。因爲沒有區別，就不能做到慎重處理人的問題，就不能體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就不能分別瓦解敵人的營壘，以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爲積極因素。

沒有區別對待，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體現無產

階級專政。我黨政策上的根本區別，就是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敵人營壘中首惡和脅從的，現行和歷史的，頑抗和改悔的，也必須分別情況，區別對待。正如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所指示的那樣：“對於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區別情況，分別對待。輕重不同，處理的方法也應當不同。必須以教育爲主，以懲辦爲輔。”對於反動分子，只要他們不破壞，不搗亂，就給以由坏人改造爲好人的教育，並盡可能地把他們改造成好人。要給出路，給他們借以立功自贖的機會，爭取重新作人，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以“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教導。但是，有寧“左”勿右思想的人，却把區別對待、分別瓦解、“給出路”的政策，同堅決對敵、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他們對於犯了嚴重錯誤還可以挽救的人，對於在運動的某一階段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某些群眾，不作分類，不作區別，不做工作，一律打擊，統統趕到對立面上去。這種做法“就不能把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相反却起了保護敵人的作用。

“我們這裡的情況特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歷史狀況和具體特點，但是，事物的普遍性却正是通過它的特殊性而表現出來的。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是從許多“特殊情況”中概括出來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各單位的情況盡管千差萬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對他們都有根本性的普遍的指導意義。我們要把無產階級的政策同本單位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決不能借口“特殊”而不執行政策。有少數同志，盡管三令五申，反復強調要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他們那里就是無動於衷；或者在理論上承認，在會議上贊成，事後他們就我行我素，各行其是。這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無政府主義在執行政策中的反映，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的表現。

“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這是寧“左”勿右論者對自己不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又一種辯解詞。什麼是大方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原原本本地按照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辦事，就是大方向。堅持“寧推勿拉”、“寧掛勿放”等錯誤做法，難道能說是符合“大方向”的嗎？把堅持這種違反政策的“大方向”，說成是“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是“革命行動”，“立場堅定”，難道符合實際情況嗎？

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路綫鬥爭是沒有調和餘地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如果不認識這一點，放鬆了對敵鬥爭，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正是清醒地從這一點出發，認

識到階級鬥爭的尖銳複雜，我們更必須堅定不移地自覺地執行毛主席的政策，使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為廣大群眾所了解、所掌握，變為自己自覺的行動，對繼續頑抗，進行破壞和搗亂的一小撮階級敵人，準確地、狠狠地給予打擊，對於“竹筒倒豆子”徹底坦白，向無產階級繳械投降了的敵人，實行從寬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敵人，把最頑固的反動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這才是真正最濃的“火藥味”。而那種離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不加區別，甚至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行為，是既不可能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又恰恰干擾了鬥爭的大方向。

形“左”實右的錯誤思想，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反映，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在階級鬥爭中的表現。堅持這種觀點的人絕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們用以思考問題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是形而上學的。因此，他們在執行政策中不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借、信”，不是突出一個“准”字，而常常是以主觀臆想代替事實，以感想代替政策，以感情代替原則，對複雜的事物“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這就從根本上失去了落實政策的基礎，失去了對敵鬥爭的主動權和領導權。他們不善於、也不可能做到對每一個鬥爭階段的全過程進行周密的科學的分析，“認真總結經驗”，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結果，思想和行動處於盲目狀態。這種教訓並不少。有這種盲目性的同志應該趕快清醒過來，研究總結這些教訓，接受這些教訓。

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要提倡唯物論，提倡辯證法，要對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對於那些犯了錯誤而願意改正的人，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進行耐心的幫助和教育。對於在人民內部矛盾中那些有這樣或那樣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必須加以分析，加以區別。他們當中一些人的錯誤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因此要看到他們以後的發展和變化，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給他們借以立功自贖、重新做人的機會。只要他們不再破壞和搗亂，有了改悔之意，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充分批判之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們的一技之長為無產階級服務呢？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階級鬥爭是必然會有反復的。有的人氣候稍微一變，又要翹尾巴，又要興風作浪，進行破壞和搗亂，妄圖復辟資產階級專政。這一無關大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敵人搗亂，我們就發動群眾再一次把他斗垮。階級鬥爭，還要長期繼續下去，要鬥半個世紀、一個世紀。有些人由於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教導，對待這些問題，老是愛好走極端，離開無產階級政策的軌道，要麼走向否定一切，統統打擊，不給出路的“左”的極端；要麼走向“

一風吹”，統統寬大，統統解放，“完事大吉”，“天下太平”，喪失警惕，放棄鬥爭的右的極端。孔子死了兩千多年了，劉少奇還要在黑《修養》中為他招魂，蘇修特務、無恥叛徒王明還要為他喊冤，難道今天被打倒的敵人都那麼甘心自己的命運，不會再翻案嗎？難道他們不會利用這種或那種機會再向無產階級進攻嗎？要求這一次鬥爭之後，就保證今後沒有坏人，沒有反復，因而不願照政策辦事，表面上很“左”，實際上是否認階級鬥爭長期性，形“左”實右。這些同志把過渡時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複雜性看得太簡單了，他們不認識、或者沒有足夠地認識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沒有真正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他們犯了書生氣十足的幼稚病。

在我們的隊伍中，有的人在錯誤傾向面前，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他們不是認真嚴肅地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去判斷、去鑒別那些是錯誤的，那些是正確的，堅持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而是“隨大流”。你說從嚴我支持，你說從寬我同意，你說打倒我贊成，你說解放我擁護。他們當中有的人對於某些錯誤的傾向也會感到懷疑，或明知其錯誤，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有的人還把自己這種沒有無產階級黨性原則的錯誤行為，稱之為“服從多數的意見”。其實，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最集中地代表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表達了廣大革命人民的願望；堅持執行毛主席的政策，才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才是真正的大多數。而一切違背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錯誤傾向，是不可能代表群

眾的大多數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它只適合一小撮階級敵人的需要。它在一個短時間內可能會迷惑一部分群眾，但總有一天會被群眾所識破，所拋棄的。“隨大流”的思想，有的是認識問題，有的就是“私”字的表現，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執行政策的人，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斗私，批修”，確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能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過程中，及時識破一小撮階級敵人和由他們煽動的、來自右的或極“左”方面的破壞和干擾。我們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要同時注意到可能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我們要堅決地同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毛主席政策的反革命伎倆作鬥爭，同我們隊伍中一切違背政策的錯誤傾向作鬥爭，同資產階級派性作鬥爭，同自己頭腦中的“私”字作鬥爭。一部分領導者，在違背毛主席的政策各種錯誤傾向面前，不敢制止，不敢糾正，顯得軟弱無力。他們中間的某些同志，甚至說什麼“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對。這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

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尤其對各級領導者強調了要善於“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凡屬人民群眾的正確的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加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眾，加以改正”。相反，那些尾巴主義者對於群眾中各種不同的意見，却採取了消極的、不分析的錯誤態度。這那里是尊重群眾的意見？實際上是“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違背了群眾的大多數，違背了群眾的意志，是直接地背離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他們在發動群眾的問題上，是不徹底的。或者靠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搞，或者一轟而起，放任不管，聽其自然。他們尤其不注意去發動那些還處於落後狀態的人們，不去耐心教育暫時受蒙蔽的人們，不注意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善於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他們不懂得，我們必須實行毛主席關於“要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的偉大教導。根據毛主席這個教導，我們要相信和依靠無產階級自己，相信和依靠廣大工農兵群眾，同時，還要團結一切願意走

社會主義道路、願意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人，包括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而又能劃清界限的人和犯了錯誤而又願意改正的人。

當前，在“九大”發出的各項戰鬥號召的新形勢下，奪取鬥、批、改的更大勝利，就必須像毛主席多次教導我們的那樣，像林副主席報告中指出的那樣，認真注意政策，狠抓政策的落實。要一個單位一個單位，一個支部一個支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個人一個人地落實，通過鬥、批、改，把各個單位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原原本本地落實政策，就要把工作做深入，做細緻，就要反對一般化的領導，扎扎实實地做調查、研究的工作。領導者要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樣，沒有典型經驗，“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對待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態度，是對每一個革命者嚴肅的考驗。每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要終生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要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我們要有堅定的原則性，要有高度的自覺性，要有堅強的毅力，為堅決落實和勇敢捍衛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而鬥爭！